

流年记



牛图

—

母亲有时会拄着拐来到老房子里，气喘吁吁地站下，咳一声，那些老家把什呀听见了，它们耳朵尖着呢！柳条编的粮囤子，木锨、搂耙子、苦草编制的苦，高粱篾子编的节子、高粱秸编的苇箔等先跑到跟前，眯缝着眼睛问：老人家，还认识我们吗？

母亲点点头。

家用的梯子、高凳、木桶；锤镢、板镢、镐头、锄头、三叉刺抓钩、粪耙子、竹筢子、铁锨、镰刀、斧头、锤子、镢子；犁犋、牛套、耢、粪斗子、鞭子等，相互拥挤，争相向前。没等它们发话，母亲点点头。你们这些家把什呀，闲死了！

大小纸瓢缸、瓷缸、泥缸；大瓢小瓢、葫芦头；麻袋、面布袋；大秤小秤、算盘、煤油灯等前呼后拥，跟母亲打招呼。母亲说，你们可是出过大力的。

大小筐篓、纺车、大小面罗、罗面刮子，呼啦啦拥过来。母亲一样一样抚摸，拂去灰尘，细看被时间啃咬的裂痕。那躺在下面的簸箕忽然竖起来，颤抖身子，一股风扇过来。母亲理理花白头发，簸箕立在眼前，细细端量着它每一根藤条的肋骨，根根光滑，拂去它前面木板舌头上的灰尘，因为很久很久没有品尝谷米，舌头皲裂了、萎缩了。三面的簸箕沿依然挺立，抵御时空的侵袭，顽强围起一个港湾，等待混杂了沙尘的谷子、麦子、苞米等粮食来接受它严格的检查。

母亲眨眨眼，忽然看见了一大堆苞米粒、一大堆麦子、一大堆小米，她情不自禁地拿起了簸箕，双手握住两边的簸箕沿，左右前后颠了起来。簸箕里的一堆麦子，在力的推动下，上下左右翻腾，顺着节奏上下颠簸，轻巧的草屑就乖乖地飘落在地面。再扇几个回合，麦粒儿在簸箕前，沙粒靠后，端起簸箕，一番左右上下扇动，麦粒儿就流进交公粮的麻袋里。

这一气呵成的动作，如弹琴，不，似跳舞。那麦粒儿是舞伴，让它踩着节奏走，直到把它舞醉了，舞清了，舞得浑身干干爽爽。

母亲再一次回忆体验了扇簸箕的甜酸苦辣，她想着自己的驼背不驼了，头发变黑了，猛劲颤的动作加快了。

93岁的母亲回到不喘的时空里，我看中了中年的母亲，双手握着簸箕，轻松地左右摆动，一簸箕扇完了，再扇下一簸箕。母亲把簸箕放下，对着这扇同样老去的簸箕说话。

母亲和许多老年人一样好念叨，嘴不闲着，她找到了念叨的伴儿，话自然就多了。老远听去，似在跟姐妹聊天儿，聊得十分融洽。

—

你呀簸箕，不记得了？当初一个

生产队没几个人能拿起你来。扒拉指头数一数，只有我们五个岁数相当的中年女人，孩子一大堆，家务活儿摞压摞，可集体活儿一点儿也不少干。那些青年妇女不会使，即便想用她们，队长也不放心哩，怕她们驾驭不了，公粮扇不干净，粮管所可不收，送了夹杂泥沙的麦子、苞米，对不起国家呢！老年女人呢，拿不动。只有我们五位中年妇女，每到麦子打下来，急着交公粮了，一个生产队五六千斤麦子，要赶紧趁着好天扇干净了，那可是要紧的活儿。交公粮的每斤麦子，要不带一点儿沙粒，不杂一点儿麦糠，都是饱鼓鼓干干爽爽的麦粒，几乎是一个个挑出来的。脱粒机在泥场院里打出来的麦子，哪能没有渣子没有泥沙，会使用你们的老娘们就派上了用场，麦子打下来，啥也不干，专去场院里扇麦子。

那时的生产队呀，一人一个窝，一个顶个，谁有特长，到时候队长会及时找到你，让你发光发热。

趁着好天，一大早，保管员喊我们五个人的名字，去扇麦子了，交公粮了！

饭还未吃完，拿起你，就往场院里奔去。

到了场院，一大堆金晃晃的麦子，分成了五堆，保管员也有办法，给我们包工，一人一千二百斤，一上午扇净，给记十个工分。社员们大都觉悟着哩，饿着肚子，种庄稼搞建设，有多少力出多少力，有多少智慧出多少智慧。当然也有偷懒的，别因为几个懒惰者，坏了好社员的名声。

我们不讲条件，将你伸进麦堆，扇起来，舞起来。

那时候，我们都四十多岁，有使不完的力气。把你往麦堆里一伸，挖了大半簸箕，那着急的心情，真想一簸箕把一堆麦子扇了。簸箕你告诉我们，不可太急，慢慢来，心急吃不着热豆腐哩！簸箕不能装太满了，太满，端起来颠不顺溜不说，还怕压坏了簸箕的底儿，坏了簸箕的身子，耽误活儿。端起簸箕和麦子，腰杆咯吱响，不管了，双手摆动，腰扭着，上下颠簸，腰杆跟着起伏。

麦子、簸箕在双手的把握下，胳膊、膀子有节奏地颤动，腰臀顺着节奏，摆动如摇篮似的，将一粒粒麦子摇神气、摇活泼，它们嬉笑着、跳跃着，把麦糠剔除。扇啊扇，摇啊摇，转眼间，糠被扇走，沙粒赶在簸箕后，瞅准干干净净的麦粒，赶紧装袋。三两分钟一次，一个小时一麻袋。活儿做着，汗从脸上流下来，后背湿漉漉的。浑身从初始的动作变为惯性运动，再由惯性到麻木，继而酸痛，簸箕呀，此刻，成了沉甸甸的重物。干脆脱了外衣，穿个背心，甩开膀子干起来。

不顾外来惊奇的目光，没工夫闲扯，赶活儿要紧。我们虽是老娘们，

但生性不服输，不想被别人落下。等扇到一千斤时，天快晌了，腰酸麻了，实在扇不动了，咬牙坚持。往渐渐小下去的麦堆里伸去，又是一大簸箕，端起来，腰实实在在地疼，再左右上下动作，腰更疼了。

保管老刘看看上午实在扇不完麦子，就让我们歇歇，回家做饭，午后赶紧来干活儿。

我那时候逞强，别人走了，我坚持做，忍着腰疼，继续扇麦子。到最后，麦子扇完了。我一屁股蹲在场院里，竟然站不起来。不记得了，簸箕？你这个老伙计啊，当时跳了跳，想扶起我，可你又躺下了，你也累了。最后，还是保管老刘把我拉了起来。

我们五名老娘们干劲十足，当天完成任务，生产队交的公粮干净及时，受到大队表扬。

三

公粮交了，剩下的麦子留下麦种，余下的再分给社员。年景好，麦子丰收了，每人分四五十斤，麦子歉收了，每人十斤八斤的，逢年过节塞牙缝儿。场院里有带麦糠的麦粒，我们叫“麦余子”，麦粒都是干瘪轻浮的，用木锨扇不出来，有地方也叫它“麦浮子”，虽说是秕麦子，也舍不得丢弃，那毕竟是麦子呀！那就在水里搓，洗掉麦糠。也是我们五个人把“麦余子”推到河边，在水里搓麦糠，几百斤麦子等搓出来，也要两三天时间。

把浸水的麦粒麦糠摊到场院里晒干，再用簸箕扇干净，然后分给社员们。

到了秋天，场院里堆满了苞米粒、花生果、大豆、高粱。交公粮了，不干净的也要我们五个人使用簸箕，一斤一斤地扇出来。一旦接手活儿了，端起簸箕，就忘记了腰疼。到了晚上，才觉得腰酸腿疼，整宿睡不着。

可第二天，保管一喊我们的名字，我们就仿佛打了鸡血那般亢奋，颤颤地往场院里跑去。

晚年，我们五个人凑在一起说起当年的勇气，都摸着自己的腰说，唉，没有一个落下一身好腰板的。

你这个老簸箕，可是见证人，你说我说的对吗？母亲继续念叨，我岁数最小，如今其他四个人都被日子熬走了，提起来心里酸酸的。你不知道吧？

簸箕听懂了，伸出舌头吻吻母亲的脸。

母亲用手摸摸后腰，说，我这腰硬了、弯了、不灵便了，动作没有那么利索了。当年，我这身体好着呢，没一点儿毛病，是生产队扇粮食的一把好手。

看着伛偻的老母亲，踉踉跄跄地走去，簸箕站起，敬了礼，横着身子，淹没在老物件里。

随笔苑

暑中读帖解清凉

蔡华先

炎炎夏日，酷暑难当，特别是近几日的高温，让人无处可逃。既无处可逃，那就面对暑热，想方设法在暑热中纳得一片清凉吧。

我练习书法多年，收藏了很多书法名帖，便顺手找出了几件法帖，细细研读，顺便再来看看古人是如何消暑纳凉的。面对酷暑，读一读书圣王羲之的书帖，一来会让人身心同感，发现环球同此凉热，古往今来莫不如此；二来也会让人忍俊不禁会心一笑。

面对酷暑，书圣也充满了无奈，无奈之中，也只能挥笔写信与朋友聊聊天气相互关心一下。《热日帖》中说：“热日更甚。得书，知足下不堪之，同此无赖。早且乘凉，行欲往，迟散也……”对于想上门来拜访的朋友，书圣写下了《热甚帖》：“今日热甚，足下各匆匆，吾至乏懈，力不具。”大意是天太热，咱们各忙各的，你就别来了，我也浑身没劲，就不接待你啦。想一想郗鉴招婿时，王羲之不修边幅袒胸露怀最终成为东床快婿的故事，书圣说出这样的话，我们也就奇怪了。

酷暑之中，朋友互送一些消暑的佳品，可谓是送人玫瑰手有余香。宋代四大书法家之一的蔡襄有一篇行书手札《暑热帖》，篇幅虽短，字字珠玉：“襄启：暑热，不及通谒，所苦想已平复。日夕风日酷烦，无处可避，人生缰锁如此，可叹可叹！精茶数片，不一。”炎炎夏日，无处可避，那就饮茶消暑，虽是热茶，饮下即出汗，汗出即可消暑。在酷暑之中读此帖，也如同自己饮下一杯清茶，令人清新悦目。

古人不仅送茶，还会送一些消暑饮品。《夏热帖》是杨凝式唯一的传世草书作品，内容大致是写因天气炎热，送给僧人消夏饮料“酥密水”以表示问候。炎炎夏日，研读此帖，也能让人在酷暑之中感觉到丝丝清凉。

学习书法，我是从欧阳询的《九成宫醴泉铭》开始的，研习多年，所以对它有更多了解。唐贞观六年（公元632年）的夏天，也是一个酷热的夏天。这一年的夏历四月，唐太宗李世民为了避暑来到九成宫，他在游览时发现了一眼甘美的泉水，命名为醴泉。大臣魏征奉敕作《九成宫醴泉铭》，欧阳询书写之后刻碑。

全文叙述歌颂了唐太宗的文治武功和节俭精神，“爱一夫之力，惜十家之产”，还介绍了发现醴泉的经过，提出要“以文德怀远人”。魏征谏诤之言：“黄屋非贵，天下为忧。人玩其华，我取其实，还淳反本，代文以质，居高思坠，持满戒溢，念兹在兹，永保贞吉。”《九成宫醴泉铭》所蕴含的“居安思危，居高思坠，持满戒溢”的思想意识，应该成为每个人的行为准则。

屋外赤日炎炎，屋内研读历代法帖，我沉浸其中，自得其乐，自得清凉心境。